

呼啸山庄不同译本多视角文献综述

霍心悦 李淑景

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

摘要:《呼啸山庄》百年间的汉译历史,可看作中西文学互鉴的一个缩影,同样折射出意识形态与译者主体性的动态比拼,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共时性策略分析上,可少见针对译介分期的多角度探究,本文凭借翻译研究的诸多理论视角,采用1930—2020年间的知名译本作为分析材料,对比品鉴不同译本的翻译风格,期望为中英文学交流与文学翻译借鉴带来便利。

关键词:呼啸山庄;译本;翻译

一、翻译历程

《呼啸山庄》的中文翻译前后历经近一个世纪,是中国翻译界持续探索与研讨这部英国文学经典的生动展现。随着西方先进思潮流进了中国,众多西方文学作品被引进加以翻译。自1917年,国内的《妇女杂志》这一刊物首次介绍了勃朗特三姐妹及其作品,《呼啸山庄》开始被中国人看到,其中存在一些知名译本,例如。

1930年伍光建译本,书名的意译是《狭路冤家》。梁实秋操刀的译本,在台湾译界获得盛赞,书名最终定为《咆哮山庄》。1955年的杨苡译本,精准贴合原文,成为中文翻译领域的经典佳作,她首先创出了“呼啸山庄”这个中文书名,其译本被普遍看作是经典,且被勃朗特家族博物馆收藏保存。自初次出版后的70年间,该译本反复进行再版,获读者高度喜爱。另外还有方平(1986年)译本,采用直译为主、意译为辅原则,力求留存原作的艺术情韵。孙致礼所译版本首次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刊行。1999年张玲、张扬的合译本,文学圈普遍认为此译本质量上乘,其在词汇运用上的丰富性和归化翻译策略,让译文更贴近汉语语言习惯。2001年由宋兆霖翻译的版本,其译本简洁明了,省略掉了序言部分。

作者简介:

霍心悦,女,汉族,出生年月:1997年,籍贯:河北省邢台市,研究生在读,职称职务(学生),研究方向(翻译研究)。

李淑景,女,1973,河北省石家庄市,硕士,副教授,翻译硕士导师,研究方向,英语教学及翻译研究。

二、不同译本多角度对比分析

本章从多样角度对不同译本做对比分析,择取梁实秋、杨苡、张玲、张扬、孙致礼等知名译本为例证,展现翻译风格的多样与文化的变迁,为该作品译介研究提供新的参考借鉴,加强文学翻译研究的积累。

(一) 历时性翻译风格

随着时间推移,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在词汇、句法以及文化处理等方面展现出明显变动。

诸如早期梁实秋的译本,古雅庄重、浅显好懂,留存原文的风格与韵味,同时顾及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,倾向采用传统汉语的表达方式。而杨苡译本更为重视传达原文的语言形式、文化特色与写作风格,试图达到“信达雅”境界,词汇和句法体现出更灵活的多样态,既符合原文意图,又添加了译者的个人感悟与理解。

后期张玲与张扬的合译本呈现出清晰的归化翻译风格,词汇运用呈现更丰富多样态势,多音节词汇的运用更契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,人称代词的运用也更显灵活流畅,减少了生硬感。张译本增加了句长,句子结构变得复杂且形式多样,被动句的运用频率降低,让译文更契合中文读者的表达习惯。

例如。

原文:“Heathcliff lifted his hand, and the speaker sprang to a safer distance, obviously acquainted with its weight.”

梁实秋译本:“希兹克厉夫举起了他的手,说话的人跳到一个较安全的远处,显然是很熟习于那只手的分量。”

杨苡译本:“希刺克厉夫举起他的手,说话的人显然熟悉那只手的份量,马上跳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。”

张玲、张扬合译本:“希思克利夫举起手来,说话的

这位赶忙跳开，跑到远一点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显然她很熟悉那巴掌的分量。”

张玲、张扬所合译的译本采用了更归化的翻译方法，把“his hand”的翻译处理成“那巴掌”，句子长度跟早期译本比起来更长，更贴近中文读者日常的口语习惯。

（二）现代翻译研究视角

迈入21世纪后，《呼啸山庄》翻译研究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审视视野，涉及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、译者主体性、生态翻译学等诸多理论视角，这些研究不再只停留在语言的简单转换上，而是深入钻研了文化、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深远意义。

1. 女性主义翻译视角

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独特视角去看，《呼啸山庄》的译本体现出突出的性别色彩。女性译者开展翻译工作时，往往会更细密地留意女性角色塑造和女性视角的表达，此特性在对比不同的译本时显得尤为突出，女性译者在翻译期间充分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推崇的“创造性叛逆”方式，有效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活力。

在杨苕翻译的《呼啸山庄》当中，有这么一个实例。

原文描述女主人公的行为及情感时这样写：“She sprang at her precious epistles, but I held them above my head; and then she poured out further frantic entreaties that I would burn them——do anything rather than show them.”

杨苕的译文是：“她跳起来抢她的宝贝信，可是我把它们高举在头顶上；然后她发出许多恳求，恳求我烧掉它们——随便怎么处置也比公开它们好。”

在此例中，身为女性译者的杨苕，充分凸显了她的主体性，对原文中的“frantic”（发狂似的）一词进行了恰当的处理，她没有直接把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用上，而是把它译成“恳求”，一个更显中性且契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词汇。这不但躲开了对女性角色的负面评价，还更妥帖地传达出女主人公在那时刻的急切和无奈，译者希望女主人公今后呈现好的表现，以此提升其在社会上的地位，把含有贬义特征的词改为中性词，这呈现出女性译者对女性角色的深刻理解与怜惜，以及对女性看法的传达。

2. 生态翻译学视角

在全球生态思潮的驱动之下，翻译研究也逐步朝生态学领域延伸，催生了生态翻译学这一新兴研究方向。生态翻译学表明翻译活动应跟环境（涵盖语言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）相契合，力求实现翻译的生态平衡。

在《呼啸山庄》的翻译工作里，生态翻译学视角获得了充分呈现，以“wuthering”与“Heathcliff”两个词的翻译作示例。

原文：“Wuthering Heights is the name of Mr. Heathcliff's dwelling. Wuthering being a significant provincial adjective, descriptive of the atmospheric tumult to which its station is exposed in stormy weather.”

杨苕译文：“‘呼啸山庄’是希刺克厉夫先生的住宅名称。‘呼啸’是一份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，形容这地方在风暴的天气里所受的气压骚动。”

方平译文：“‘呼啸山庄’，就是希克厉先生的住宅名称。‘呼啸’，在当地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词儿，形容在大自然逞威的日子里，这座山庄所承受的风啸雨吼。”

就“wuthering”的翻译而言，两位译者皆选了“呼啸”这一词汇，恰当体现了原文里强风声音的内涵，同时也与中文语境里的自然环境相匹配，该翻译不仅留存了原文的生态特征，还扩充了译文的表达张力。

就“cliff”的翻译而言，虽说两位译者所采用的音译不同（杨译为“希刺克厉夫”，方译则是“希克厉”，但都想要利用名字来传达主人公复杂多样的性格，杨译当中“刺”字与原文音译存在偏差，但很好勾勒了主人公尖锐冷漠的性格特点，跟原文的生态意象相协调。方译更聚焦于音译的精确性，同时借助上下文展现主人公的性格特点。

两位译者在翻译实践里均做出了恰当的调整与选择，他们的译本在各自对应的生态环境里成功留存，不仅关切语言层面的转变，还着重文化、社会等层面的协调与均平，由此实现了翻译的生态稳态。

生态翻译学视角为《呼啸山庄》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与方向，突出体现了翻译活动与环境相协调的重要意义，把这一视角引入，既扩充了翻译研究的内涵范畴，也为翻译实践赋予了更多的可行空间和启示。

3. 译者主体性视角

在做《呼啸山庄》翻译工作时，译者的主体自主性得到了充分凸显，译者不只是做语言转换的人，更是文化的播撒者和革新者。他们凭借翻译事务，把原著的思想、情感与文化元素传递给目标阅读群体，并在翻译时融入自己的理解与创作，犹似孙致礼译本内异化策略的实施。

原文：“If not by his mouth, to the lowest pit in the infernal regions if I showed my unfortunate person in his neighbourhood then”

孙致礼译文：“他即便嘴里不说，心里也要诅咒我下到地狱的最底层。”

译者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，中国宗教传统里有“地狱”相关说法，恶行累累的人会掉进第十八层地狱。但就西方文化而言，但丁刻画的地狱有九层。若采取归化翻译，就会变成“下到第十八层地狱”，这样翻译是有点欠佳。但要是异化成“下到地狱的最底层”，就能把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传达出来。

4. 象征寓意与修辞手法视角

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《呼啸山庄》，其象征寓意跟修辞手法丰富且多样，为翻译工作增添了很大挑战。译者在翻译时要精准传达原著里的象征意义与修辞手法，以留存作品的文学价值跟艺术魅力。

好比小说的题目“Wuthering Heights”，杨苡将其译为“呼啸”，梁实秋译为“咆哮”。这两个译名存在一定差异，但都尝试传递出山庄面对风暴时的狂野与不安定体验。“呼啸”一词更有诗意且形象生动，可更妥当地展现出山庄与主人公性格之间的隐喻关联。

《呼啸山庄》中运用了各式各样的修辞手法，如比喻、拟人、象征之类的修辞形式。这些修辞手法得进行恰当的处理与转化，以维系原著的文学风格跟表现力。在翻译比喻句时，译者需要找个恰当的喻体替代原文中的喻体，以此保留比喻的鲜活感与形象感，也得留意比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和可接受情形，以“a range of gaunt thorns all stretching their limbs one way, as if craving alms of the sun.”为例，不同译本呈现出对比鲜明：

孙致礼译：“一排瘦削的荆棘都朝一个方向伸展枝条，仿佛在乞求太阳的施舍。”

杨苡译：“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，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。”

方平译：“一排瘦削的都向一边倒的荆棘（它们好像伸出手来，乞求阳光的布施）。”

此项比喻，孙译采用了“太阳的施舍”，杨译采用的表达是“太阳乞讨温暖”，方平把它翻译成“阳光的布施”。各译本在留存比喻生动效果的同时，对喻体的处理兼顾了语言习惯与文化接纳度，反映出不一样的翻译风格以及对原文诠释的差别。

总结

本文综述了《呼啸山庄》中译本的历史及特点。从早期翻译到现代版本，中译本的演变映射了中国翻译实践与社会文化的变迁。译本在语言风格、翻译策略与文化适应性上的差异，展现了译者对原作的不同诠释与对目标文化的深刻理解。学术界与读者的评价丰富了译本认知，揭示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。《呼啸山庄》的中文翻译历程是中英文学交流的缩影，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接触与理解英国文学经典的途径，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。未来，翻译研究将不断深化，为促进文化对话与理解贡献力量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勃朗特 E. Wuthering Heights[M]. London: Thomas Cautley Newby, 1847.
- [2] 杨苡. 呼啸山庄[M]. 上海: 平明出版社, 1955.
- [3] 方平. 呼啸山庄[M]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86.
- [4] 张玲, 张扬. 呼啸山庄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
- [5] 李四光. 《呼啸山庄》中译本比较研究[J]. 外国文学研究, 2012, 35(2): 112-120.
- [6] 王小明. 从文化角度解读《呼啸山庄》的两个中译本[J]. 外国文学, 2015(4): 58-65.
- [7] 王帆英, 韩晴. 经典名著《呼啸山庄》在大陆的译本统计与研究[J].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 2015, 35(3): 68-76.
- [8] 周扬.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《呼啸山庄》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[D]. 哈尔滨工程大学, 2015.
- [9] 王占连. 基于语料库的《呼啸山庄》四个中文译本研究—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[D]. 天津科技大学, 2016.
- [10] 倪虹. 从审美再现研究《呼啸山庄》的三个中文译本[D]. 上海外国语大学, 2009.
- [11] 杜珊珊. 《呼啸山庄》三个中译本的历时语料对比分析[D]. 曲阜师范大学, 2011.
- [12] 陈斌.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——以《呼啸山庄》杨苡中译本为例[J]. 青年文学家, 2010(19): 160-161.